

黔阳人民革命斗争史料

(1919年5月—1949年9月)

中共黔阳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二月

目 录

- 一、五四运动中，黔阳学生举行集会游行，开展反帝斗争
- 二、向先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率青年学生烧菩萨，破除迷信
- 三、大革命时期的黔阳农民运动，遭到反动派残酷镇压而夭折
- 四、国民党反动派不许人民抗日，黔阳抗日志愿兵团被迫解散
- 五、黔阳农民不甘国民党反动军队勒索卡压，奋起反抗，进行武装斗争
- 六、李斋公在中华山举行“抗丁、抗捐”的武装起义
- 七、“雪峰部队”二大队，在中共湘西工委策动下举行起义
- 附：红二方面军长征路经黔阳记实

黔阳人民革命斗争史料

(1919年5月—1949年9月)

一、五四运动中，黔阳学生举行集会游行， 开展反帝斗争

一九一九年初，英、美、法、意、日操纵的二十七个战胜国在法国凡尔赛宫召开的“巴黎和会”，其实质是帝国主义的分赃会。段祺瑞政府“欣然同意”出让山东权利给日本，消息传来，举国愤慨。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情绪激昂，举行了爱国大示威，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取消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抵制日货”。段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采用镇压手段，强行制止学生的爱国行动，于是更激起全国各界义愤，反帝斗争愈益澎湃汹涌。长沙，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新民学会，冲破湖南军阀张敬尧的阻挠，积极组织、推动、响应：五月七日，各校学生举行了纪念“五七国耻”大会和示威游行；六月三日又正式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全省各地学生迅即投入这一反帝高潮。同月中旬的一天，黔阳县立高等小学、女子小学、黔城镇立初等小学、私立明新小学师生，以满怀爱国豪情奋起响应，上街示威游行之后，复聚集于孔庙举行大会，愤慨地对巴黎和会的实质进行深刻的揭露，并指出：什么公理，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无非是欺骗被压迫民族，中国人民只有起来斗争！段祺瑞政府屈服于列强，复受帝国主义唆使，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学生爱国行动采取镇

压，全国人民也只有起来斗争！当晚，师生们又分赴县衙门前和街头巷尾演讲，听众情绪激动，一致响应：“抵制日货、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经济上绝交”。随后，安江、托口等集镇闻风而动，整个黔阳人民在沸腾、在觉醒，并随着时代洪流在前进！

二、向先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率青年学生烧菩萨，破除迷信

湖南在“五四”后，军阀张敬尧一面创办“神道杂志社”和“孔道大同社”进行卫道宣传；一面在长沙打醮祭神，大做其所谓“宣布教化，励行善道，以挽厄运”的文章。锣鼓紧，上下呼应，企图阻挡新文化运动兴起和新思潮高涨。

安江仅有一所高、初两等小学，也引起封建卫道者仇视，对教育经费筹措进行百般刁难；复倡办私塾与学校争夺青少年；再凭藉其所把持的庵庙散播迷信，愚弄群众，敛取财物，恣意挥霍。守旧与革新的冲突已不可避免。一九二〇年夏秋间，寨头人向先，受新思潮影响，适应有识人士对现状要求改革的意愿，取得高、初两等小学校教师李楚湘、李仕荣等支持，率青年学生三十余人，将观音阁、城隍庙、玉皇阁、乾元宫的菩萨通统推倒、焚毁。这一蔑视神权的行动，得到大多数人点头赞好，而封建卫道者受到一次致命打击，“厄运”注定不能挽回，庙产只好交给学校做教育基金。安江高、初两等小学搬进观音阁，增加班次，扩大招生名额。沙湾又创办一所高、初两等小学。教育事业获得一定的促进。

三、大革命时期的黔阳农民运动，遭到反动派残酷镇压而夭折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湖南农民，遭受大小军阀、贪官污吏、土豪

劣绅的压迫剥削，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共湖南区委及时作出了“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十一月，又以经过共产党帮助组建的，并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名义发布了“湖南农民运动实施纲要”，全省农民运动迅速兴起。一九二六年九月，湘西党务办公厅主任王基永（中共党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二届执监委员），派曾任中共常德第二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常德地方团书记的蒋水（字希清）回黔阳开展工农革命运动。蒋水争取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唐生智部）汪子彬营支持，以安江高、初两等小学校为基地，吸收思想比较进步的教员和社会知识分子参加，创办夜校，宣传农会宗旨与目的，贴出“农民运动万岁！”“反对苛捐杂税！”“农友们起来，组织农会”等标语，并印散传单、编贴墙报、街头演说，开展宣传活动，使农民明瞭帝国主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是造成苦难的根源，不愿散奴隶的人们，只有起来斗争，才能获得生存。一九二六年九月中、下旬，安江、子里（现硃洲公社红村）两团分别在四神庙、集成祠成立了农协会。十月初，礼字区农协筹委会在安江老李氏宗祠（现一完小职工宿舍）宣告成立，其领导成员有：李赞丞、李兰谷、卢少瑜、廖承光、卢梦遽、龙潜堂等七人，并推选李赞丞为主任。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六合团农协在胜觉寺成立。下旬，秀洲、长绩两团农协先后在瓶玉庵、段氏宗祠成立。三月中旬，黔阳县农协筹委会于黔城东门外东岳庙建立，委员有：潘盛圭、龚家盛、潘盛周等五人，由潘盛圭担任主任。五月中旬，洗马潭又分别在下团的隘上太平庵、中团的沙溪易氏宗祠、深渡易氏支祠和上团的洗马潭义学成立农协。

农协成立后，响亮地呼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等口号。广大农协会员通过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墙报、漫画，手持木棒、锄头、扁担、红色三角小旗，组织示

威游行，斗争锋芒直指帝、官、封三大敌。一九二六年九月，农协对英商亚细亚洋行煤油公司安江经销处进行了冲击，洋行招牌被砸得粉碎，十字白旗扯下撕成几块用脚蹂躏，成桶“洋油”甩到街心。革命风暴，使帝国主义代理人吓破了胆，天主堂、福音堂的传教士、长老、管事刘国轩等连夜偷逃。一九二七年三月，黔城农协将福音堂窗格砸烂，教具杂物捣毁。当得知德国牧师、美国神甫已相偕外逃，一股毁灭没有得到发泄的怒火集中到通风报信的廖兴华身上，将其家打得稀烂。斗争矛头更对准着贪官污吏。安江团农协成立当天，农民冲进警察所，将牢门打开，把“犯人”放走，用绳索将所长胡本卓双手反剪，戴上写有“贪官污吏胡本卓”的高帽子游街示众，复勒令其从警察所滚了出去。县农协成立时，游行队伍冲进县政府，高呼“打倒贪官刘贼愚（县知事叫刘则愚）！”“刘贼愚滚出去！”暴风骤雨般的斗争压力，迫使刘则愚只好从后门逃走。一切权力归农会，县政权由县农协接管，礼字区农协指派贫民杨天福充任警察所长，人们高兴地相告：“乡巴老当起官来了！”

“黑脚杆子有两下子！”运动将长期骑在人民头上的地主更搞得人仰马翻。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子里团农协配合岩里农民将大地主杨宏润戴上高帽子，用绳子牵着游乡之后，吓得一些地主如丧家之犬，纷纷向常德、沅陵、洪江逃亡。“跑得和尚跑不了庙”。一九二七年三月，安江大地主段子谷在桥头壠的谷仓被农协打开，把囤藏的租谷全部挑走。黔城农协将恶霸地主伍宗岳捆绑，戴上高帽，前牵后赶，敲锣打鼓，游街示众。“一惩百惧”，城南大地主刘茂熙绝望地要他两个儿子将自己的棺材抬放正厅前，嘱咐：“如果农民闹到了上南门，就赶快把我活埋好了”。斗争也指向“神权”，安江四座土地庙被拆掉，五通庙、杨公庙木雕菩萨被摧毁，装神弄鬼的迷信职业者——师公、巫婆掩符息鼓，不敢愚弄群众。寺庙田产由农协没收，转作教育基金。安江创建了一所女

子小学，太平宫建成宝善小学，廖姓族祠兴建学校，其他一些公堂则提供了助学金与奖学金，平民教育有了很大的促进。

正当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之际，也是军阀霍霍磨刀准备残酷镇压之时。一九二七年五月，何健命令三十五军参谋余湘三与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串同分布在全省各种反革命势力，对农民运动进行残酷镇压。下旬，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全省各地发生，黔阳农协也随即陷入血泊中。开始，豪绅杨权衡纠集流氓地痞围攻安江高、初两等小学校，农协筹委廖承光、卢梦遽遭殴打。恶霸地主伍宗岳勾通黔军护卫营长猷禹九将县商民协金主席、农协主要骨干向炳光杀害在黔城东正街谢家祠附近。随着国民革命军四师汪子彬营调离安江，杨权衡乘机引进土匪向福庭率人枪二十余突袭礼字区农协，劫洗了筹委李兰谷的家。“马日事变”发生后，杨权衡受省保安旅长陈汉章派遣，统率杨佑林、杨麒麟、袁兆淮等十几股匪徒猛扑安江，对农协会员进行血腥屠杀。李仕宦被拉到姚家码头用马刀劈死。陈乃玉及其子则被砍死在汤家码头。蒲大哇被活活拷打致死。仅替农协送了几次通知的杨宏福也被枪杀在安江河洲。据不完全统计，全县贫苦农民被诬陷为匪惨遭杀害的达两百多人。杨权衡心腹、刽子手杨桂生供认，死在他屠刀下的人有一百余。从而农民运动在反动势力血腥镇压下夭折。黔阳农民用自己的血写下的历史永垂不朽！

四、国民党反动派不许人民抗日，黔阳抗日 志愿兵团被迫解散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于翌日发出号召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通电。在党的坚决抗日政策和积极抗日行动的影响下，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电促蒋介石“速颁动员令”。蒋虽被迫应战，却仍继续其“消极

抗日，积极反共”，致国土日蹙。一九三九年，日寇南侵，湘境告警，三湘子弟投袂而起，上书请缨。秋冬间，黔阳以茅渡杨宏业为首组织“黔阳抗日志愿兵团”。杨毕业于黄浦军校第四期，久历戎行，按战时批审程序获核准后，联合在乡军人、社会知青，按行政区划分片发动，仅十日，报名参加者八百余人。排、连、营长，均由推选，杨担任团长。十一月，八百健儿，肩负黔阳人民希望，以“痛饮黄龙”气概，高唱“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迈开雄壮步伐，束装誓师出征。经辰溪、沅陵、常德、益阳，而后开赴长沙，再移驻宁乡。一九四〇年三月，奉命开往岳阳黄沙街，向国民党第一百军军部报到待令。

“兵团”在行军途中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大幅的“国东兴亡、匹夫有责”、“驱除倭奴，还我主权”、“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组织起来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等粉白字标语写遍墙壁。踏进湘北，遭日寇炸毁烧杀的断壁颓垣和灰烬血痕的悲惨情景，更激起健儿们的同仇敌忾。时，日寇距“兵团”营地仅三十里，健儿们磨拳擦掌，盼速得到武器，陷阵杀敌。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存亡于不顾，坚持妥协求降卖国方针。不几日，强迫“兵团”官兵集中于四周架满机枪的操坪。其命令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听点听编，敢有违抗者枪决”！结果：八百健儿分散押走另编，官佐则就地遣散。黔阳抗日志愿兵团为民族生存而别井离乡、愿效命疆场的杀敌愿望，未能得到实现。

五、黔阳农民不甘国民党反动军队勒索卡 压，奋起反抗，进行武装斗争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农历八月十五日），贺大岑、蒋长鸿利用“同善社”宗教迷信，组织农民掀起了反对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起义斗争。

国民党海军陆战队马鸿炳团驻防安江，在渡口设卡，用低于市价之半，强购农民趁墟期肩挑上市，出卖赖以养家糊口的柴、炭，再高价向市场倾销。农民稍支吾，便拳棍交加；略反抗，更捆囚勒罚。如此强盗般掠夺约两年，其范围又逐渐扩大到鸡、鸭、鱼、蛋。此外，马鸿炳团与地方官绅勾结向农民恣意徵兵、派伕、课税、摊捐，百般压榨。海军驻扎的安江忠荫祠变成监狱，“囚犯”全都是农民，阶级怒火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其时，贺大岑、蒋长鸿以“同善社”名义，坐丹传教，称符水能治病，符咒能驱使鬼神，捏诀吞符，刀枪不入，并可致敌于死，飞机自落。迷信与现实，使农民信教者不少，同时也促使贺、蒋接受贫苦农民要求毅然起义。于是，选定中秋节祭旗举事。事前赶制神旗、木质神刀，收集戈矛猎枪，挑选冲锋健汉，筹集粮饷补给，布置稔禾溪教徒烧毁公路桥、砍断电话线。先夜，杀猪宰羊，向关帝神像焚黄素表，列马鸿炳与茅渡乡长全文明罪恶上申于天，下告于众，之后宣布：“代天行讨”。拂晓，从岔头渡河，近三百人组成的义军分路冲向海军陆战队驻地。攻忠荫祠的一路先冲入，扼死哨兵二，杀死拒不缴枪者四，举火烧毁顽兵凭机枪据守的戏台。因另两路未能按时跟上，致被迫撤出。回师途中，袭击茅渡乡公所，处决了全文明及其帮凶郭嘉兴。傍晚，用从海军陆战队缴来的枪武装好自己，又强攻铜湾、新路河，未克。此时，第十行政督察区保安副司令龙万贵率保安大队，黔阳县长刘伯谦率县警大队，加上马鸿炳团、共约三千人，蚁聚安江，准备进剿。义军退守羊坡，反动派慑于义军英勇，瞻顾不前，对峙近十日。龙、安江人，假关心家乡父老兄弟不遭难进行诱骗，许缴械后不究。义军鉴于强攻铜湾、新路河失利，神符不灵，失去精神支柱，因而放下了武器。

起义失败，贺大岑、蒋长鸿外逃。接着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大肆搜

捕，义军骨干被杀害者八，囚禁于县狱者二十余，解国民党湖南省政府所在地耒阳县狱者二，对四乡教徒用联坐法，五家相联具结，图永绝祸根。全文明系刘伯谦妻兄，尸由刘运至黔城，并以义军三壮士之血举行“活祭”。又一次惨痛教训说明：农民起义，无工人阶级政党领导必然失败。

六、李斋公在中华山举行“抗丁、抗捐”的武装起义

抗日战争期间，“抓壮丁”成为官僚、豪绅勒索贫苦人民的手段。因逃避“抓丁”和随之而来的苛榨、勒索，黔阳农民饱受折腾。又加上征额外名目繁多的伕役、粮秣、餉需，致村墟凋零，十室九空。

一九四三年春夏间，铁山大段人李斋公领导穷人掀起了抗丁、抗捐的武装起义斗争。先是李斋公曾被抓丁当兵，不甘忍受国民党残酷虐待，逃往深山开荒种苞谷，一年所得，自给外全部用以周济穷人，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当时贫苦农民已濒于除“逼走梁山”别无他路的情况下。李即“揭竿而起”，奔走于岩脚、大段、袁家溪、卧龙、石宝间，约定“三月三”假朝山祀神聚义于中华山古庵，参加者近百人。聚义决定了起义，商订戒条，明确宗旨，响亮地提出了三打：打富济贫，打国民党，打豪绅地主；双抗：抗丁，抗捐；两不准：不准调戏妇女，不准侵犯小本行商。复具体分工，挑选矫健青壮编成队伍，用奇袭办法到冒毛岭缴获湾溪乡公所哨兵枪两支，在沙溪李保长家缴获枪五支，岩脚大土豪段幼成家缴获枪四支，并没收其浮财。一支约三十人、枪十一支的起义武装迅即组成。旋在宝安公路伏击军车，伸向四乡打土豪。

义军枪声震撼黔阳山城。县长刘伯谦亲率县警大队和大坪、铁山、熟坪、湾溪枪警、民团，封山路、据要隘、锁渡口、进行围剿。义军与

敌周旋近半月，终因众寡悬殊，粮尽弹少，李斋公被迫率十一人突围，攀悬崖，出龙船塘，转奔八面山之团相岩。追敌蹑踪紧跟，李伤脚，急命义兵撤退，自己凭一支枪当险面守，敌高呼：“捉活的”！这时李仅剩子弹二，盘膝坐，敌踊至，李击毙一敌，以最后一颗子弹自戕。距起义时间仅四十一天，时年三十七。义军被俘七人，分别被害于大段、大坪、安江。搜捕中，义军名单落入敌手，被捕系狱十余人，其余抛妻别子远走他乡。起义失败，李斋公头被割，腌以石灰，递解悬挂于铁山、大坪、安江、沙湾、黔城。尽管反动派对义军首领如此毒狠，却更激起黔阳人民对李斋公的沉痛怀念。

七、“雪峰部队”二大队，在中共湘西工委策动下举行起义

一九四九年夏，解放大军渡江南下，白崇禧窜伏湖南，妄图追湖南军队作垂死挣扎。中共湖南省工委在领导全省人民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为了使湖南免除战争灾害，减少人民痛苦，积极开展策反工作。时淑浦向承租以自卫名义衔国民党国防部暂编第十四纵队之命，在龙潭组编第三师，委易大仕在洗马收集民枪建立第九团。旋第三师改编为雪峰山区自卫指挥部第二总队（简称雪峰部队），易大仕任第二大队长。四月中旬，中共湘西工委组织部长谌鸿章同志亲自到龙潭、洗马做二总队武装起义的策动工作。向承租、易大仕等，既看到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的强大攻势，蒋家王朝必然覆灭，也想避免桑梓遭受战争破坏，决心倒戈接受共产党领导。此时，白崇禧为保障长常、潭宝两公路，拼凑六个残师、三个保安旅和反动地方武装，向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的“湖南人民解放总队”展开分路“围剿”。中共湘西工委领导的“湘西纵队”正游击于封家山一带，地下党交给易大仕的任务：控制住梁开源所掌握

的第五支队，掩护好“湘西纵队”。基于此故，总队将二大队编入五支队，并由洗马调驻溆浦两了坪，同梁的基本队伍杨德章大队换防，使之与“湘西纵队”活动区接壤的西了坪成为缓冲地。接着白崇禧派黎范铺从邵阳来洗马召集第二总队的大队长以上官佐会，策划围攻封家山。会后，梁开源命令二大队出击。易大任借口人枪少，力不逮，延不执行。梁旋派其亲信贺仪率张煥然中队至两了坪，其名增援，实则迫易出击。易佯作围攻，事前将这一行动汇报“湘西纵队”预先撤避。梁对此虽有所察觉，奈二大队战斗力较强，火拼，不敢。越过二大队汛地径自出击，又力量不足。梁受制约，易颇为顺利地完成任务。九月二十二日，中共湘西工委组织武装起义的条件成熟，相机决定雪峰二总队正式宣告起义。二大队随总队编入“湘西纵队”，对维护地方秩序，支援解放大军向整个湘西和大西南进军作出了贡献。

红二方面军长征路经黔阳纪实

(一)

一九三五年，任弼时、贺龙、肖克等同志所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奉中央指示，向西北转移，北上抗日。十一月十九日（农历十月二十四日），由湘鄂川黔根据地桑植、大庸一带出发长征。强渡澧水、沅水，沿沅常路经沅陵官庄、界停驿、桃源茶庵铺后，再分两路：由贺龙、关向应同志率领的二军团直插辰溪、溆浦；由肖克、王震同志率领的六军团挺进安化、新化，旋转溆浦。十二月七日（农历十一月十二日），与敌陈光中、王东原师激战于溆浦城。十二日（农历十一月十七日），二军团移驻溆浦紫苏殿、大小芷防一带；六军团集结于溆浦龙潭。其时，敌陶广纵队王东原、章亮基师、李觉纵队李觉（兼）师、钟光仁师、郭汝栋纵队陈光中师，前抄后蹶，纷向我军汇集，一场激战，瞬将迸发。旨在迷惑敌人，打乱敌人部署，并藉以扩大政治影响，十四日（农历十一月十九日），六军团派出一支约三百人组成的精干队伍，突袭黔阳洗马、塘湾，击溃负隅顽抗的团防队，旋回龙潭。十七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二方面军在龙潭与敌李觉、王东原师激战后，二军团转圻邵阳赛市，六军团向隆回转移。汇合后，经洞口县山门、石下江、高沙等地，于二十五、二十六（农历十一月三十、十二月初一）两日，在绥宁北境金屋塘、瓦屋塘与堵截敌陶广纵队展开激战，旋取道会同前进。二十七日（农历十二月初二日），红二方面军约二万人分两路由会同县暂板、马鞍山进抵黔阳县境。二军团经白果树、蕉田、社树脚

抵托口，组织木船二十余只来回划渡，当晚大部份宿沅水北岸三里坪的岩板坡、黄家团一带，小部留驻托口镇。六军团先头部队抵江市街，在百余工农群众配合下，架设好由万寿宫码头到对岸白岩山脚横跨沅水浮桥，军团指挥所设伏水。二十八日（农历十二月初三日），六军团通过浮桥，分三路：中路经板栗湾、荆竹、何家地、堰桥、大坡抵原神场；左路经竹滩沿河而上直扞原神场与中路会合；右路经红莲坪、龙尾、到覃家湾又兵分两路，一路经浙溪口、甘溪坪、抵茶溪、牛坡龙折向黄土坡，至黄金坡与另一路经岩龙溪、和尚庄而来的部队会合，前锋则抵达竹坪龙。二十九日（农历十二月初四日），二军团主力由三里坪经太桥溪进入芷江县龙孔坪。三十日（农历十二月初五日），六军团一路由原神场经砂子坳进入芷江县禾梨坳，一路由黄金坡经竹坪龙进入怀化县燕子岩。

红二方面军长征路经黔阳（包括运动战中在策略上需要一度扞入的洗马、塘湾）时间合共为七天五晚，经过七个公社：洗马、塘湾、托口、沅河（原神）、江市、岩龙、红岩。一个镇：托口。三十个大队：三角溪、古楼坪、茅柳（衙里）、中段、中和、陈家、文峯、新田、朗溪、三里、何家、堰桥、大坡、黔阳坪、沅城（园团）、岳溪、老团、樑木溪、板栗湾、荆竹、红莲、龙尾、空田、力丰、干溪坪（荆州）、星火、青树、竹坪壠、茶溪、菊花（牛坡龙）。

（二）

“长征是宣传队”。二方面军踏进黔阳，汗渍征尘，未及拭拂，在洗马潭、江市、托口、甘溪坪、原神场的街衢村落，利用墟场、集会、登门访问等不同形式开展宣传，讲红军纪律、任务，并以“穷人要翻身，只有起来闹革命”；“当兵就要当红军，打倒蒋帮救穷人”；“苦

水麻子跟我走，把旧世界一脚捅穿”等浅显易懂、丝丝入扣的普通语言动员贫苦青年参军。相继报名的洗马潭有肖才瑞、湛兆哇、易理煌等九人，托口、江市等处有杨福生、冯美玉等十五人。红军在原神场演出“蒋介石是走狗”街头活报剧，形象地刻划出蒋介石死心内战，置日寇侵略和中华民族存亡于不顾的卖国贼丑恶咀脸。甘溪坪所写标语：“打土豪、杀劣绅、分田地。”沅城墙写着“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房屋财产分给贫苦工农。”先后抄没易湘礼、粟沛云、李义怀、范恒太、袁汉三、黄节安、张泽三等二十余户豪绅地主象的大量衣物、布匹、粮食，对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贫苦工农，真是雪里送炭。

在政治上，红军根据群众要求，对豪绅分别予以惩处：给塘湾团防局长易伯顺之妻郑舜娥、托口豪恶李义怀之妻张氏以绳捆游街；依仗豪门横行闾里的街保杨万隆和无恶不作的保长赵斌，以及潜伏乡间的县政府科长蒋国，在甘溪坪和原神场正法；于伏水还处决了由会同捕来的两保长；民愤不大的陈其权、钦万宗、郭振甲、郭仁智等士绅地主，抓来后经教育释放。对罪外逃的杨万善，红军在其门上留下“这是劣绅的家，十年后我们再来”的字面警告。

军爱民，民爱军。托口贫农瞿大权之母，设法让红军减轻征途疲乏，硬将收藏的柑桔挨个塞给。岩龙溪李冬秀之母年近七旬，点燃豆大油灯，以“慈母手中线”深笃挚情，寒夜给红军补衣服、缝米袋。三里坪贫农杨德凡与红军一班长生同年，结成山区风俗必知己而后同心的“老庚”。原神场理发工人罗教渺、缝纫工申伯正、锻工杨炳发和杨桂华，托口裁缝彭正庭、唐太生等，目不眨，手不停，通宵为红军理发，缝制军旗、军服、军帽与锻铸成百付马蹄掌。江市浮桥更交织着军民情谊，百余工农冒凜冽寒风同红军并肩苦斗，复踊跃献出木料、门板，保证六军团安全跨越沅水。托口船民以惊人教力飞梭划渡，二十余只木船

将二军团士兵、马匹、辎重全部送上沅水北岸。牛坡龙老贫农郭起早，三里坪向治亨等多人则主动为红军带路。

红军纪律严明。抵托口近黄昏，北风刺人，战士们宁肯露宿街檐，不愿惊扰居民。江市界牌黄光早家草铺里，一红军发觉有三封各一千文铜元，当即请房主点清取去。经竹滩已夜深，照明火把余烬随风卷向贫农危德茂茅屋引起火灾，红军赔给银洋四百元、谷二十担，危用此新修一座四扇三间木结构大瓦屋。折浮桥水冲走借自居民的木料，都折价赔偿。托口土豪黄海九家夜深起火，危及左右邻舍与全镇，留驻托口的红军，立即加强警戒，全力扑火，并以六十文铜元一担水的代价组织居民从河下挑水抢救，幸获解救。红军的具体行动，给惯于造谣的国民党反动派胡言狂吠以有力回击，给黔阳各阶层人民留下名实相符口碑：“国民党给人民带来了痛苦，共产党给人民带来了幸福。”山区人民不善舞，却能歌，一些逗人留恋、怀念、期待的往事都一一倾注在亲友团聚时酒歌中。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起，黔阳人民酒歌增加了：“一杯酒，满满筛，红军会回来，地主吓破胆，穷人笑满腮，往事记心怀，日子真难挨；盼红军，早日回！”这文出自肺腑，抒情纯朴，格调清新酒歌，表达了对红军怀念心情。经十四个春秋，这一天终于盼到，红军回来了。

(三)

“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

原先，蒋介石妄图阻住红一、二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合。嗣后更妄图歼红二方面军于资沅之间。湘黔要衢黔阳布置周密。一九三四年一月，继完成长宝段电话干线之后，复完成宝洪支线。四月，强征民壮于老屋

背修筑飞机场。溯沅水而上，铜湾、新路河、安江，迫役民丁修建碉堡，其中沅水要隘安江筑成半月形土城，制高点金峯寨砖碉，大可容纳两个连。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安江搭设横渡沅水浮桥。黔城增筑碉堡，加高加固城墙，西门城脚构置木栅鹿砦。陶广纵队章亮基师，李觉纵队陈渠珍师、钟光仁师担任前堵，王东原师、李觉（兼）师、郭汝楨纵队陈光中师后蹶紧追。陶柳旅的谢明强团和蒲仕胜保安团驻守黔城。身兼第七区保安司令、专员、黔阳县长三职的张其雄紧密配合，通过洪江、黔阳各报对红军大肆诬蔑诋毁，荒唐到将红军描成青面獠牙，分列为“红沙鬼”、“白沙鬼”，说什么“白软语骗人，红放火杀人”。城防方面，团防总局之外还成立铲共义勇总队，强化保甲，搜罗豪恶、匪棍、流痞组成义勇分队。从会同调来民团，强征民壮加强防守，迫县府人员、乡村师范员生登城倚障，一派杀气笼罩着整个黔阳，满以为上有飞机，下有几十倍于红军的“雄师”，又有坚固壁垒与团防、义勇队凭险负隅，鼓噪助阵，定能马到功成，胜操左券。红二方面军成竹在胸，在运动中给敌人以重创后，迅即甩脱敌人跳出包围圈，从侧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向会同，直趋黔阳江市、托口，安全地渡过沅水，稍事休整又继续挥戈西进。

“围剿”以敌人失败而告终，但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王东原师、李觉师、陈光中师在黔阳渡过其不愉快的一九三六年元旦，从江市、托口，拖着沉重步伐，继续衔尾蹶追。历史已经证明，等待他们的仍然是失败。

张其雄残民以逞，耗尽黔阳人力物力，告紧阶段搜集黔城瓦罐、磁缸、酒瓶，督促民壮在贫民工艺厂制造土炸弹，失火爆炸，死伤累累。守备要隘团防队、义勇队不战而溃。派赴江市督阵的参谋长何畏，自己用左轮击伤左腿后撤。失败追查责任，张其雄一气之下，撤掉新起用的